

《千手观音》，他们一跳就是20年

武汉晚报讯(记者刘嘉 谌达军 通讯员王雯婷)2005年春晚之后,《千手观音》一夜之间家喻户晓。21位聋哑舞蹈演员的精彩演绎,让千万个无声世界中长大的孩子对这支舞蹈有了特殊的情感。中国残联艺术团将春晚版《千手观音》版权授予全国特殊教育学校,允许师生学习和表演。在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,《千手观音》一跳就是20年。

手臂的每次一伸一收 都是在呼吸

2025年1月,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排练室,舞蹈老师李鑫用力地敲击着一面大鼓。鼓声震耳,地板微微颤动,练舞的学生循着这颤动的节奏,开始跳起《千手观音》。副校长杨小玲打着手语,和李鑫交流,提醒他多注意“细抠”学生手部动作。

33岁的李鑫曾是该校的学生,2016年,从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退役后回到母校,成为母校的一名舞蹈老师。当年学这支舞,李鑫付出了极大的努力,每一个动作都是一个个“抠”出来的。晚上休息时间,他常常对着镜子加练,在苦练中让舞蹈动作形成肌肉记忆,节奏就这样“长”在了他的心里。

回到母校,再给孩子们排练这支舞,李鑫把自己悟出来的方法教给了他们。舞蹈中有很多需要手臂长时间定格的动作,对孩子们的肌肉耐力是极大的考验。他给学生进行了专门的手臂力量训练,举哑铃、做俯卧撑,还做“定格训练”。一开始练习,孩子们“定格”不到一分钟,手臂就酸得举不起来。练了半个多月后,大家才慢慢能够“定格”到5分钟。

排练室里,“千手千眼”迅速伸出、收回,变化出不同造型。每一次变化,记者都能听到排练室里整齐、用力的呼吸声。

杨小玲解释,舞蹈中每一处手臂的变化都必须配合呼吸——伸手、收手动作之前要先吸气,动作变化的瞬间要呼气,这样做出来的动作才会干脆有力,避免手臂摇晃。

“这支舞蹈外柔内刚,跳起来难度很大,对这群听不见音乐的学生来说,更是难上加难。”杨小玲说,除此之外,《千手观音》还考验着演员的平衡力、身体柔韧性、内心节奏感和团队默契度,很锻炼学生的舞蹈能力。学校舞蹈队有约60人,不论高矮胖瘦,只要对舞蹈有兴趣,就能加入进来。小队



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舞蹈排练室,教师李鑫正在指导学生跳《千手观音》。

员身高到达了1.5米,就能开始学《千手观音》。

和师姐郜丽华的合影 一直在她朋友圈置顶

《千手观音》是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每一个舞蹈队员的向往。

1月10日,已在郑州师范学院舞蹈专业读大一的马莉娟回到母校看望老师。排练室里,她看着学弟学妹们练着《千手观音》,忍不住也跟着轻轻比画。

马莉娟是安徽阜阳人,她和弟弟都是先天失聪。家里有三四亩地,冬天种小麦,夏天种水稻,收入刚够一家人吃喝。妈妈任梅到武汉摆地摊,把姐弟俩带了过来,在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上了学。

2005年,《千手观音》在春晚舞台上演时,5岁的马莉娟在武汉的一个没有电视机的出租屋里度过了除夕夜。那一天,任梅也没有看春晚。寒冷冬夜里,她推着卖糖炒栗子的小推车,在路边守生意守到后半夜。

学校舞蹈队里,大家都学了《千手观音》,但代表学校、代表湖北省参加演出的21位演员,需要经过严格筛选和艰苦排练。在马莉娟心中,《千手观音》是能代表聋哑舞蹈演员最高水准的作品,她一直很想参加演出,但几次都没被选中。“她节奏不够稳定,在队伍里会显不整齐。我总是鼓励她继续努力,明年再来。”杨小玲说。

一年、两年、三年,马莉娟每年都向老师表达想跳《千手观音》的愿望,但一直没有入选。“我练舞很努力,还会偷偷去舞蹈室加练。每次落选,我

都很失落。”马莉娟告诉记者。

一直到第四年,马莉娟才终于成功入选。那次演出在荆门,开场前,马莉娟特别紧张。杨小玲笑着用手语对她说:“没关系,不要害怕,放松心情,微笑面对。”马莉娟的心里踏实了。

2023年5月,湖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演出后,马莉娟见到了“偶像”郜丽华,激动地和这位师姐合影。那张合影,一直在她朋友圈置顶。

《千手观音》在春晚爆火了好几年后,任梅才终于从手机里看完了舞蹈视频。这个手脚年年生出冻疮的农村母亲,忍不住泪流满面。“我有两个聋哑孩子,我比谁都知道他们背后的辛酸。”

任梅没有看过女儿跳舞。每次放假回家,女儿都在帮忙做家务、干农活。她不会手语,很多话落在手机里打成字就成了短短一句。任梅对记者说:“我希望有机会,能看女儿跳一次《千手观音》。”

跳这支舞,眼神要纯净 动作不能有一丝妩媚

排练、演出中,《千手观音》一次次激荡着师生心底的爱与善良。

王丹妮今年30岁,1岁半时生了场病,从此耳朵听不见声音,6岁半进入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就读。在学校,她对舞蹈产生浓厚的兴趣,加入了舞蹈队。为了能和女儿多交流,妈妈王菊芳买了两本手语书自学,有不懂的地方,就趁接送时向老师们请教。女儿刚练舞,压腿、下腰疼得直哭,王菊芳打着手语安慰她,鼓励她坚持。

20年前的除夕夜,王丹妮一家人在电视机前收看春晚。《千手观音》一亮相,王菊芳就激动了,告诉女儿:“领舞的郜丽华是你的学姐,你也可以跟她一样棒!”她悄悄问了老师好几次,女儿什么时候也能跳《千手观音》,老师总笑着说王丹妮还小。后来,王丹妮真的跳上了《千手观音》,还成了新一代的领舞。

读高一时,王丹妮的爸爸因病去世。“那时候我们母女心里太难受,丹妮准备放弃读书,想早点打工赚钱,是学校老师带着礼物来家里陪着女儿,开导她,让她回到学校继续读书。”王菊芳说。现在,王丹妮已经从郑州师范学院毕业,成为一名美甲师,也有了幸福的小家庭。前段时间,王丹妮认



舞蹈队孩子们排练《千手观音》。

识了一位从西安来武汉的聋哑女孩,她热心地教女孩做美甲、帮她安排住宿、打听工作。“我想,爱和善良的种子,早早就种在了丹妮的心里。”王菊芳说。

杨小玲常常告诉孩子们,跳这支舞眼神要纯净,动作不能有一丝妩媚。“《千手观音》表达的是只要心中有爱,心地善良,就会有一千只手来帮助你,你也会伸出一千只手去帮助别人。”

演出前 孩子们自己修补演出服

排练结束后,李鑫和舞蹈队的孩子们走进服装间,拿出《千手观音》服装和热熔胶枪、针线,熟门熟路地修补起来。

这20年来,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《千手观音》舞蹈服装很少更新,湖北省残联定做过一批,学校自己购买过一批。现在孩子们穿的演出服是10多年前制作的。杨小玲解释,《千手观音》的服装很复杂,包括衣服、头饰、指甲等,需要特别定制,一套就需要近2000元。如今,衣服的布料已经松垮,上面的亮片、“宝石”也脱胶了。每次演出前,孩子们都会自己修补,把亮片粘牢固,把松了的衣服缝一缝。

“最难办的是指甲。”初三女生朱之怡告诉记者,上台表演时,每根手指都要戴上金闪闪的指甲套。指甲套有的大的小了,小的了,就把手指硬塞进去,大了的就往手指上缠几圈橡皮筋。同学们一般会在演出前半个小时换好服装、自己化好妆,等演出结束时,手指早已被勒得红肿、发痒。

穿着自己修补的演出服,学校师生每年都会随湖北省残联到各地演出。他们还把《千手观音》跳到了更远的地方:2013年,该校师生随武汉市残疾人艺术团出访日本,2017年随湖北省残疾人艺术团走进宝岛台湾。

“每次跳这支舞,我都觉得特别自豪。虽然我听不见台下的掌声,但我能从观众的神情中看到他们的感动。”高一学生余伟祺在发给记者的微信里说,他相信《千手观音》会在他们学校一直跳下去,《千手观音》的精神也会在一代代学弟学妹中传承下去。

图/记者何晓刚 摄



同学们自己修补《千手观音》演出服。